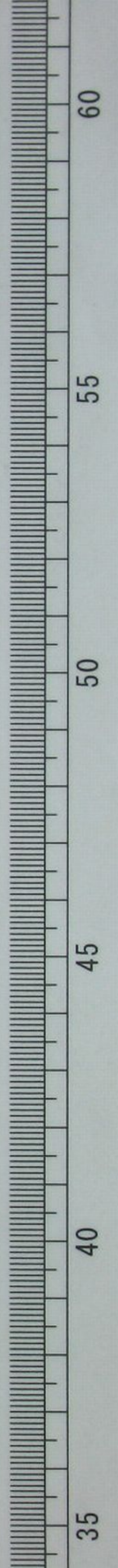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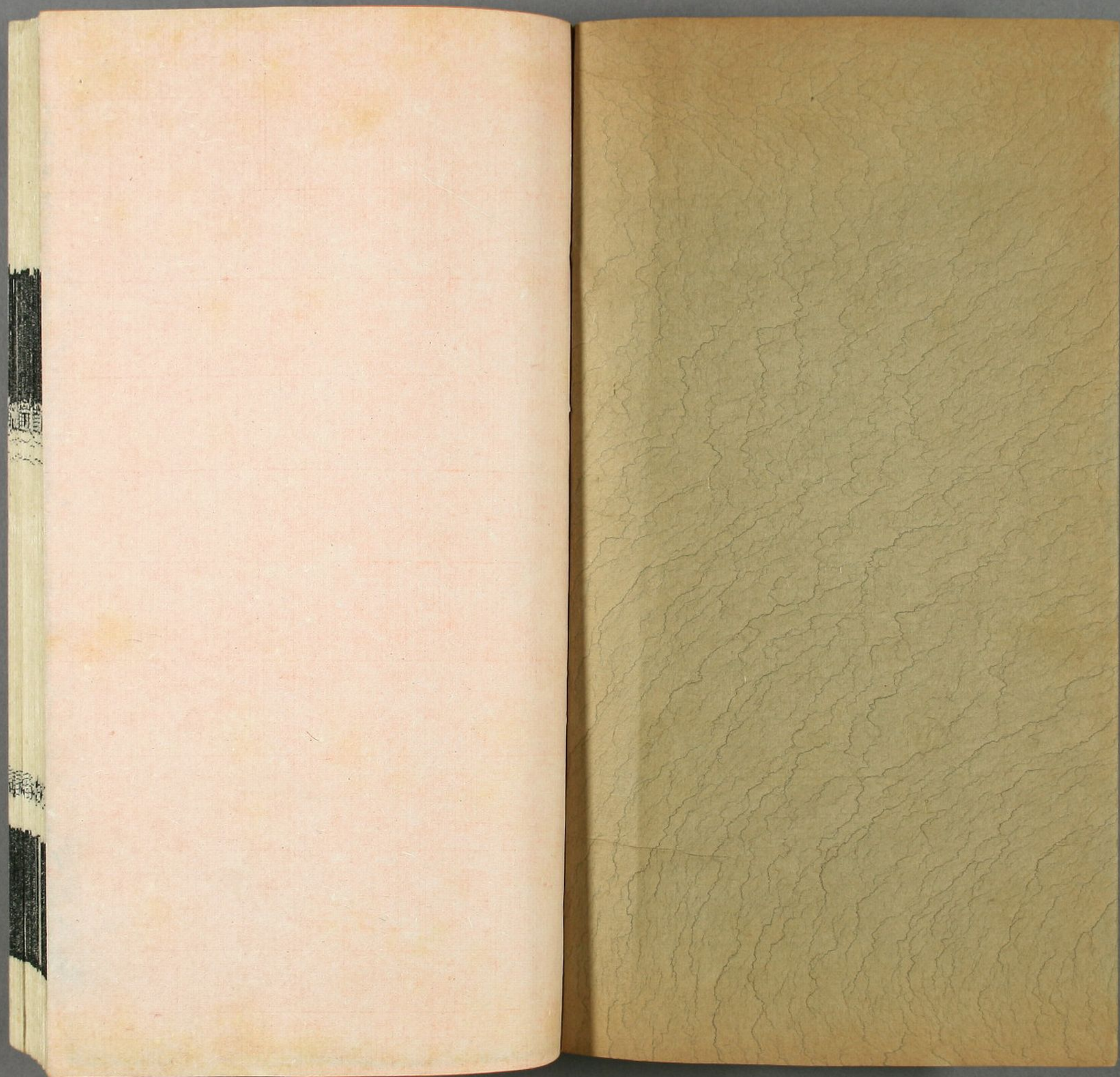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97  
2





長春道教源流卷二

羅浮酥醪洞主陳教友著

邱長春事蹟彙紀上

酥醪洞主曰予讀密國公璫碑稱傳重陽之學者七賢而四子爲最世所謂邱劉譚馬也璫碑作於金正大二年時長春尙在七真年譜重陽於金大定十年化碑云後先生五十六年故知爲正大二年西遊記是歲長春返燕住天長觀四子之中世固推長春爲首矣弇州山人續稿云道家之有重陽猶釋門之有達磨其前皆教典而後乃爲宗門長春於道稍平實豈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耶考尹志平北遊語錄言四師真成道有遲速丹陽二年半長真五年長生七年長春師父至十八九

年以其志行通徹天地聖賢方與之長春於未冠前一年卽與諸真同禮重陽以此觀之學道最早而成道最遲然北遊語錄又云長春師父嘗言我與丹陽悟道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便悟死故速我悟萬有皆虛幻所以遲又云嘗記有人勸長春師父少施手段必得當世信重師父不顧至於再三勸者益甚師父大笑曰俺五十年學得一箇實字未肯一旦棄去又云陳秀玉嘗謂人曰吾所以心服邱長春者以其實而已嘗與論教有云道釋雜用權惟儒家不用非深明理者不能有此語觀此是長春之成道遲者非魯也蓋由悟虛幻而臻平實也尹志平謂其志行通徹天地聖賢厥有旨

哉夫重陽之教名曰全真真者誠也長春特謙言之謂學得一箇實字耳且其言曰道釋皆用權惟儒家不用然則重陽及諸真略示神異之蹟者權也若長春則不肯用權而獨全乎真者也道德經云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王弼注樸真也長春之學以實爲歸斯老氏之正傳而重陽之的裔矣

邱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真學於益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奇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

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翼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爲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蹀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崐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旣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

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於東山馬踏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東岸亦崩處

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其徒尹志平等世奉靈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元史

本傳

酥醪洞主曰北游語錄稱丹陽師父以無爲主教古道  
也至長春師父則教人積功行存無爲而行有爲今觀  
元史信然其於無爲自化之旨不相歧異乎曰此正老  
子之學也道德經云動善時丹陽學道於金世宗大定  
八年其化在二十三年世宗賢主又與宋通好息兵史  
稱其時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號稱小堯舜丹陽之無爲  
也時爲之也若長春晚年當蒙古崛起之初史稱元太  
祖手握凝血如赤石而生又金哀宗言蒙古滅國四十

以及於夏夏亡以及於我又宋孟珙蒙韃備錄謂韃人  
攻城無不破破則不問妍醜老幼貧富逆順皆誅之略  
不少恕此其時爲何如時乎長春愍物詩云天蒼蒼兮  
臨下土胡爲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凌遲飲氣吞聲  
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安得大千  
復混沌免教造物生精靈其二云嗚呼天地廣開闢化  
生衆生千萬億暴惡相侵不暫停循環受苦知何極皇  
天后土皆有神見死不救知何因下土悲心却無福徒  
勞日夜含酸辛又陽九百六詩云劫運天災不可當高  
真上聖救無方直須受盡豐年孽再得昇平入道場並見  
潘溪集其悲憫之懷隨處流露長春之有爲也亦時爲之

也不特此也。道德經於佳兵者不祥之器，反覆申喻，累百餘言而終之曰：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又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又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曰：慈故能勇，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長春之止殺救人，長春之慈長春之勇長春之，以道佐人主也。道德經又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又曰：爲無爲事，無事長春存無爲而行有爲，以合隨時之義，其於老子之學至矣。盡矣。茂以加矣。

元李志常長春西遊記

略節

父師真人長春子戊寅歲之前，在登州明年住萊州。昊天觀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彭公來請，不赴。爾後隨處往。

往邀請萊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仲祿曰：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朵，得旨八月抵京城，行次濰州，得尹公冬十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選門弟子十有九人與之俱行。二月二十二日至瀘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門入行省石抹公館，師于玉虛觀。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子同行哉？仲祿乃令曷刺馳奏師，亦遣人奉表四月宣使。劉公從師北行，五月至德興。今保安州龍陽觀度夏八

月初應宣德州今宣化府元帥移刺公請遂居朝元觀尋阿里

鮮至自幹辰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

至曰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曷刺

進表方迴有詔勅真人邱師又勅劉仲祿云無使真人饑

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

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

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原註皇帝舊兀里多仍念山東二百州窮

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辛巳二月八日啟行宿

翠帡口在萬全縣北三里西去張家口二十里明日北度野狐嶺在萬全縣北三十里

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

原之風自此隔絕矣北過撫州在萬全縣北邊牆外十五日東北過

蓋里泊今名伊克勒泊盡邱垤鹹鹵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南有

鹽池迤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

亦無大山行五日出明昌界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其

磧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絕無樹木三

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濼始有人煙聚落多以耕釣爲業時

已清明春色渺然凝水未泮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

有人煙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

四望惟黃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

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傍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

沙陀四月朔至幹辰大王帳下水始泮草微萌矣七日見

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至



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日上遣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

十二日抵陸局河

卽今喀魯倫河元史作法綠憐河

積水成海周數百里

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旣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

在河南岸

原註蝕自西南生自東北

其地朝涼而暮熱草多黃花水流

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西南接魚兒灤驛路蒙古人喜曰年前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石五斗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煙頗

衆亦皆黑車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女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旣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栝森森干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

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渡淺河此今土拉河源天極寒雖壯者

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

嶺西時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有漸冷如嚴

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

寒嶺凡遇雨多雹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餘里既而復西北

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其水清冷可

愛聲如鳴玉峭壁之間有大葱高三四尺澗上有松皆十

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峯迴路轉林

巒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煙狀尋

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二十八

日泊窩里朶之東此即和林今在土謝圖汗境內宣使先往奏稟皇后奉

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瀾漫沒軸絕流以濟入營駐車

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醞醢渾酪為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

等食黍米斗白金十兩滿五十兩可易麪八十斤蓋麪出

陰山之後二千餘里西域賈胡以橐駝負至也中伏帳房

無蠅窩里朶漢語行宮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

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

屢見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

跡又行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西有海子南出

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于水之陽葑茂如芳草夾道

連數十里北有故城日曷刺肖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

草極少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

營宿拂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詩紀其行當時悉

達悟空晴發軔初來燕子城原註撫州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數原註

即陸局河也四月西臨積雪半年程原註即北地也山常

盡到約二千餘里不能隱地迴風坐原註道法有迴風隱卻使彌

天逐日行行到水窮山盡處斜陽依舊向西傾郵人告曰

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刺喝孫也八刺喝孫漢語為城中

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

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又有章缺二

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

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

有緣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願親從行且日前有

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所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

言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為觀榜曰棲霞八月八

日攜門人靜虛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

二十餘傍大山西行宣使劉公鎮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

鎮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腦後髮我甚恐鎮海

亦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為山精所惑食以佳饌師默而

不答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

山東北少駐今名阿爾泰山復南行其山高深谷長坂車不可

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

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三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此河今名烏龍古河

從官連幕為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數日乃行渡河

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爲食旁有青草多爲羊馬踐履宣使與鎮海議曰此地最難行處相公如何則可公曰此地我知之久矣同往諮師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陁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陁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幾千里及回紇城近濟木薩方得水草師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唯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及水草矣少憩俟晡時卽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城矣夜行良便但

恐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爲祟我輩常塗血馬首以厭之師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家何憂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棄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初在沙陁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陁遇郊者再問之皆曰然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酒及名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熟蒲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卽鼈思馬大城。今濟木薩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于城西蒲萄

園之上閣時同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  
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  
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  
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興西  
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  
往尙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  
輪臺師問曰更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卽  
是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輪臺在迪化州東七十里迭屑頭  
目來迎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又厯二城重九日至回  
紇昌八刺城元史作昌八里城今昌吉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率  
諸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旣入齋于臺上洎其夫人勸蒲

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反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  
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云  
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蓋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道回  
紇但禮西方耳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塲其沙  
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  
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  
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  
寒且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  
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師名曰天池今賽柳木泊沿池正南下  
左右峰巒峭拔松樺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  
今伊犁之松樹頭嶺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灣環可六七十里二

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為四十八橋今有四橋十二橋

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豐秀天

氣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

故城在今塔勒奇城北五里鋪速滿國王暨蒙古答刺忽只領諸大部

人來迎宿于西果園土人呼果為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

名其城其地出帛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

時得七束為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為線

為繩為帛為綿農者亦決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

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

也師自金山至此以詩紀其行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

萬壑攢深溪溪邊亂石當道卧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

興二太子脩道架橋徹溪水原註三太子修金山今年吾道

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

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

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

羊腸孟門壓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敦擲百

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

東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

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加神功我來時當

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為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

如鐵連日所供勝前又行四日至答刺速沒輦原註沒輦

河水勢深濶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

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師奉詔來去行在漸邇先往馳奏獨鎮海公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迴禮師于帳前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以上是使者語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即消十有六日西南遇板橋渡河。今察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原註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眾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此西遼故都遼史所云虎思斡耳朵也劉郁西使記似在河東此則河西矣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為務釀蒲萄為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

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土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駐軍古跡西有大塚若星斗相聯又度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元明史皆作賽藍有小塔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五日趙九古示疾而逝師命門弟子葬于郭東原上即行西南復三日一城其王亦回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餅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闡沒輦。元史作忽章河今名納林河由浮橋渡泊于西岸河橋官獻魚于田相公巨口無鱗其河源出東

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其幾  
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卽夜行復南望大  
雪山而西山形與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又至一城得  
接水草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飯于城南獻蒲萄酒且  
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  
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  
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  
征也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此卽納林  
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今霍罕城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回  
紇帥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馬宣使劉公以路梗  
留坐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壞之

况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  
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  
遶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餘萬戶  
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自不能  
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  
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太  
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于水北此則  
城南師乃住宮歎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  
猶不畏懼况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  
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麩鹽  
油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新作釀



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蒲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原註以軋刻鏤玲瓏外無層級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蒲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旣住冬宣使泊相公鎮海遣曷刺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算厯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旣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已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按孔穎達春秋疏日月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卽見其食旣在旁

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是年間十二月將終偵騎廻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刺等詣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爲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絕無種養吾食須米麩蔬菜可廻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杞欖始華類小桃俟秋采其實食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泊諸官載葡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間以蔬圃憇則藉草人皆

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云陰山西下五

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

明原註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園林寂寂鳥無語原註花木雖茂并無飛禽

風日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閑睥睨高吟歸去待昇平望

日乃一百五旦太上眞元節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

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未能過但寂無鳥聲耳三月上旬

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眞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

勤勞至矣今朕已邇亟欲聞道無倦迎我勅萬戶播魯只

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問阿里鮮以途程事對曰春正

月十有三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

河二月初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

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且以師

至次第奏訖上說留數日方廻師遂留尹公志平輩三人

于館以侍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啟行四日

過碣石城唐史國明史作碣石城今名霍什城預傳聖旨令萬戶播魯只領

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今亦名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

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山前沿流南行軍北入

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

大河卽阿母沒輦也今亦名阿母河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

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

以爲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

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爲戈戟又見蜴蜥皆長三尺許色青

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又四日得達行在上遣大臣喝刺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即入見上勞之曰。佗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奉詔而赴者。天也。上悅。賜坐食。次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于御幄之東而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原譯語謂天人也。自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矣。唯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鎮海曰。真人當何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曰真人。曰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于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

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佗路廻。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蠟有巨石橫其上。若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驢以涉。驢遂溺死。水邊尚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此鐵門東路新爲兵所破。始師來覲。三月竟草木繁盛。牛羊皆肥。及奉詔而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二鎰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繼日乘涼宵征。五六月達邪米思干。諸官迎師入

館卽重午也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  
軻海邊城海上干戈尙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  
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原註卽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原註陸局  
河東畔東南迤邐直西南下去原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  
望上京也陰山之外不知名原註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  
師旣還館館北崖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  
夏炎熱就北軒風卧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池中  
師之在絕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唯無蕎麥六豆  
四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于地遇用卽碾六月始畢太  
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味極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  
如斗者六月間二太子回劉仲祿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

擔果菜甚贍所欠者芋栗耳茄實若麤指而色紫黑男女  
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綵刺以雲物絡之以  
纓自首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磨斯布六尺許  
盤于其首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皂或紫或繡花卉織物  
象長可五六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絛者或素或雜色或以  
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邱尼狀庶人婦女  
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氈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  
之襯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鍤  
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  
兵器則以鑛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多魁  
梧有膂力能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

行踰三月則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所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刲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于危舍上挑出大木如飛簷長濶丈餘上構虛亭四垂纓絡每朝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其上丁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棄市衣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麼斯長三丈三尺骨以竹七月載生魄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卽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曰回紇城東新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回安撫太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廻十有

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

大山中行卽鐵門外別路也

此西路

涉紅水澗有峻峯高數

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卽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惟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尙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險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

此卽阿母河此路諸所未載

其勢若

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刺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

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  
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沂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卽夜  
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尙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  
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憇宿二十二日田鎮海  
來迎及行宮上復遣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憇邪師曰  
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叉手而  
已旣見賜潼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內支供足乎師對  
從來蒙古回紇太師支給邇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  
遣近侍合住傳旨曰真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  
道之人惟好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廻在路屢  
賜葡萄酒瓜菜食九月朔渡航橋而北此卽阿母河同時用橋取師奏

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齋莊退侍女左  
右燈燭煒煌唯闍利必鎮海宣差仲祿侍于外師與太師  
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鎮海數千里遠  
送亦可入帳預聞道話于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卽令太  
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  
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溫顏以  
聽令左右錄之仍勅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  
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自爾扈從而東時  
敷奏道化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  
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于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  
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

阿海奏曰山野學道有年矣常樂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  
雜還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山野受賜  
多矣上從之既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  
于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脉方  
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饑民又時時設粥活者  
甚衆二十有六日卽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  
多凍死者東過霍闡沒輦原註大至行在闡其航橋中夜  
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  
不浴于河不洗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者畏天威也  
此非奉天之道也常聞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  
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衆上悅

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紀以同統字師請徧諭國  
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  
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  
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逮正旦將帥  
醫卜等官賀師十有一日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斯干千餘  
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爲壽二十  
八日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  
三月相見師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決東歸矣二十一日  
東遷一程至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卽納水草豐茂可  
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  
約三年邇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

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答云三歲今上所諮詢敷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卽行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踏失馭豕旁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也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顧謂吉息利答刺汗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自後兩月不出獵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更稍待數日三月七日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祇得驛騎足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弟子多少對曰

甚衆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觀中常見官司催督差發上

謂曰應于門下人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

寶因命阿里鮮原註河西也爲宣差以蒙古帶喝刺八海副之

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答刺汗以下皆攜葡萄酒珍果

相送數十里臨別衆皆揮涕三日至賽藍大城之東南山

有蛇兩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人出郊致奠

于虛靜先生趙公之墓衆議欲負其骨歸師曰四大假軀

終爲棄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師明日遂行二

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餞師于吹沒輦之南岸卽吹河來

穆爾圖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卽伊四月

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在阿里馬城東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



復度四十八橋緣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東北過陰山後  
行二日方接元厯金山西大河驛路復經金山東南北並  
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滿山皆白又東北並山  
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  
會衆宣差郭德全輩遠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師下車  
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此地經夏少雨縱有雪雨多于  
南北兩山之間今日霑足皆我師道廕所致也居人常歲  
疏河灌田圃至八月禾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鼠  
爲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  
其下堅冰亦尺許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積雪盛暑  
不消多有異事少西海子旁有風塚其上土白堊多粉裂

其上二三月中卽風起南山崑穴中先鳴蓋先驅也風自  
塚闕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爲一風飛沙走  
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息于巽隅又東南澗後有水磨二  
四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絕山出石炭又東有二泉三冬暴  
漲如江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蝦隨之或漂沒居民  
仲春漸消地乃陷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多青鼠亦  
收麻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道院西南望金山  
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間或有大雪深丈餘此地間有沙陀  
出肉菴蓉國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愛不速深入山  
陰松皆十丈許會衆白師曰此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  
教唯山精鬼魅惑人自師立觀疊設醮筵旦望作會人多

以殺生爲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阿里鮮等白師曰南路饒沙石鮮水草使客甚繁馬甚苦恐留滯師曰分三班以進吾徒無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誠朱德方孟志温何志堅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靜綦志清六人次之餞行者夾谷妃郭宣差李萬戶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別師策馬亟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修張志遠李志常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山上有雪甚寒易騎于拂廬十七日師不食但時時飲湯東南過大沙場有草木其間多蚊虻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平輩諮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琢磨故也行又

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絕少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

夏人之北無廬帳漸廣馬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

一日宿漁陽關今綏遠城南師尚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里

至豐州今托克托城東元帥以下來迎宣差俞公請泊其家奉以

湯餅是日輒飽食繼而設齋飲食乃如故七月朔復起三

日至下水今石玉縣邊牆外近役虎口水名烏闌木倫河元帥夾谷公出郭來迎

館于所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雲中今大同縣宣差總管阿

不合與道衆出京以步輦迎歸于第樓居二十餘日十有

三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

行師曰天意未許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

大軍生靈必遭殺戮願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

不得猶愈于坐視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宣德元帥移刺  
公遣專使馳書至雲中以所乘馬奉師八月初東邁楊河  
今御 歷白登 今陽 天成 今天 懷安 故城在今 渡潰河 今洋  
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迎師入居州  
之朝元觀十一月元帥賈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自春及  
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驛騎好否到宣德等處有司在意  
館穀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神仙無忘朕  
甲申之春二月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便宜劉公以  
下諸官遣使者持疏懇請師住大天長觀許之既而驛召  
乃度居庸而南燕京道友來迎于南口神游觀明旦四遠  
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初師之西行也

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三載歸至是果如其言 此記見道  
國朝李光庭已刻入榕園叢書中李志常長春弟子當時  
侍行者未并誌長春羽化後事茲略節其前後及詩或於  
別處彙錄之以便觀覽李光庭號恢垣余友人也長於西  
北地理之學著有漢西域圖考記內不稱原註者係李註  
其後跋云燕京往雪山本應西行以幹辰之請遂遶道東  
北幹辰之帳在陸局河東陸局爲今之克魯倫河則車臣  
汗地也自陸局河西行至窩耳朶爲和林今土謝圖汗地  
又西至阿不罕山今烏里雅蘇台地又西至金山今科布  
多地自此始轉而南過白骨甸至鼈思馬城唐爲迴紇城  
今之濟木薩城也自此又西至天池今伊犁北之賽刺木  
泊自此南渡四十八橋至阿里馬城今之塔勒奇城逾城  
卽河乃西行四日始渡河答刺沒輦則今之伊犁奇城也西  
南行過板橋爲今之察林河過此則大石林牙爲西遼故  
都己出我朝卡倫之外自此循特穆爾圖泊之北而西  
北行又南度石橋今名吹河過賽藍二城今屬哈薩克中  
部地又過納林河經四城以至河中府則今之霍罕城也  
自此南出鐵門過阿母境是行回車遂不復南耳行跡與劉  
郁西使記略同而霍罕城北有河有太師營及鐵門三路  
則劉記所不詳互相備可耳按李氏以今地證此書兼考



去嶺北三千里當在和林下文亦作兀里大沙陀即大沙  
朵云舊者以別於前文乃滿國兀里朵也漢雙溪  
醉隱集詩註今華遼亡土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此西  
夏呼沙漠為沙陀遼大  
石林牙出走初至之地金史粘割韓奴傳云天會二年遼  
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置南北官僚有戰  
馬萬匹畜產甚眾即尋思干城此大石林牙西徙所極之  
其事踰年金乃滅遼尋思干城地即下文邪米思干城詳  
下窩里朵元史后妃表太祖諸后所居有大幹耳朵第二  
註蓋以行宮名其地也幹耳朵即窩里朵之對音元都和林  
云宮衛名今河套鄂爾多斯諸旗其得名亦由此皇后  
元史后妃表太祖皇后共二十四人漢夏公主蒙韃備錄  
此宣使所奏稟蓋居大幹耳朵者成吉思皇  
帝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斃拽今嫁豹突駙馬二公主曰  
阿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會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  
居今領白鞞鞞國事三公主曰阿五嫁尚書令國舅之子  
餘未知名此文云漢夏公主漢謂金國當即指二公主嫁  
金國亡臣白四部者夏當田鎮海元許有壬右丞相怯烈  
謂西夏其嫁西夏者未詳田鎮海公神道碑丞相名鎮海  
系出怯烈氏或曰本田姓至朔方始氏怯烈或曰實怯烈  
族時同名者三因主屯田故加田別之征太陽國曲出國

汪國魯國為閭里必總管官承命闕兀里羊歡為屯田且  
城之固公名其地曰鎮海又曰稱海俾公守焉元史鎮海  
傳為閭里必屯田於阿魯歡閭里必官名阿魯歡即章缺  
兀里羊歡亦即此文之阿不罕今烏里雅蘇台地章缺  
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所  
當係宗字謂金章宗二妃明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嘉定八  
年金中都被蒙古圍久五月一日完顏承暉仰藥死是日  
暮中都妃嬪聞抹然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立門盡忠  
給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信之乃與愛妾及所親  
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於是金祖宗神御  
及諸妃嬪皆沒焉考金主珣南遷時與六宮啟行所沒則  
章宗妃嬪也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疑亦章宗妃尹志  
平葆光集有袁夫人住沙漠十年後出家回都作詞贈之  
即其人詳此記時蓋同沒於蒙古遷之阿不罕山長春會  
被世宗召見故諸人號泣相迎有稔聞道德高風之語  
乃滿國王乃滿元史太祖紀作乃蠻郭寶玉傳則作乃滿  
為太祖禽殺者三太子元史宗室世表太祖六子長尤  
其事在甲子年三太子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  
宗次四拖雷此三太子即太宗名窩濶台皇元聖武親征  
錄已卯秋上征西域庚辰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幹脫羅

兒城上留二太子三鋪牛驛騎蒙韃備錄宣差見馬則換太子攻守尋克之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此白骨甸地雙溪醉隱集詩文云鋪牛驛騎蓋兼用牛馬也燭龍軍地有西僧智全者該通漢字云古老相傳漢時有此名考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有燭龍軍其地蓋與相近銀霞雙溪醉隱集詩註銀山積在北庭都護府境土人謂之若迷邪此文所稱陰山銀霞即其地和州耶律楚材西遊錄金山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別石把城即也和州蓋在其東鼈思馬大城元歐陽玄高昌契氏家傳鼈思馬以此記考也國朝徐松新疆賦註云別遊記所言僧皆赭衣則釋迦文教其緇衣者中國僧常服接此當即今之紅教喇嘛其黃教喇嘛始於宗喀巴當明永樂間時北庭端府北庭都護府新疆賦註濟木薩城尙未興也北庭地理志甘肅省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為西府故西涼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為西涼府時太祖未滅夏蓋指宋郡而輪臺唐縣隸北庭都護府一統志言其地今為武威縣治輪臺玉古爾唐輪臺縣在哈喇沙

爾城西遊錄云六百八十里以此記行程核之似誤考耶律楚材西遊錄云別石把城唐瀚海軍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別石把即鼈思馬去輪臺只二百里新疆賦註迭屑李註此記云迪化州東其說當確迭屑種族名釋詳至元辨偽錄云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回之謝天賜與國朝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答失蠻回之修行者此迭屑畏午兒元史作畏吾兒太祖四年已來亦當回回種族歸六年來觀其王名巴而尤阿而武的斤有傳又見元文類二太子名察哈台詳歐陽玄高昌契氏家傳上三太子註鋪速滿國王西遊錄云尋思干乃謀速魯蠻部落吾古孫仲端北使記作沒速魯蠻按蠻音如滿故乃滿亦作乃蠻鋪速滿部之王降附太祖居阿里馬城者答刺忽只當即達魯花元史太祖紀十八年癸未定西域諸城置達赤譯者異文魯花赤監治之據此文則癸未前已設置土人呼果為阿里馬西遊錄云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擒曰阿種羊毛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湛然居士河中府詩無衣瓏種羊余嘗聞唐會要有瓏種羊未之信觀此信有之劉郁西使記云瓏種羊出西海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嚙草至秋可

食臍內復有種此種羊即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元史  
 壠種羊也北使記作種羊  
 玉傳辛巳可弗又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据掃思干  
 間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  
 度此文言在辛巳七月與郭寶玉追至印度也西遊錄云印  
 太祖初自追算端後乃遣寶玉追至印度也西遊錄云印  
 度西北有可弗又國其國書長夜短羊膊熟日已復出尋  
 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又去印  
 度亦等然則算端當時蓋不還走可弗大石林牙至算端  
 亦亡遼史天祥紀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代孫登進士第擢  
 石自立為王西至尋思干西域諸國兵來拒戰敗之又西  
 至起兒漫百官冊立為帝以甲辰二月即位三年班師東  
 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在位二  
 十年后塔不煙稱制在位七年夷列次子直魯古即位三十  
 妹普速完稱制在位十四年夷列次子直魯古即位三十  
 四年乃蠻子屈出律以伏兵擒之尊為太上皇朝夕問起  
 居以待終焉直魯古死遼絕建號幾九十年此記云傳國  
 幾百年者直魯古雖被擒既尊為太上皇遼猶未絕元史  
 曷思麥里傳云西域各則斡兒朶人所屬可散八思哈長官太祖西征率  
 侍後為谷則斡兒朶所屬可散八思哈長官太祖西征率

可散等城酋長迎降從哲伯為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  
 屈出律闕兒罕秘史作古兒罕即直魯古谷則斡兒朶則  
 當斯之訛即虎思斡耳朶屈出律可汗至撒地桓地克之哲別即哲  
 伯據此則屈出律之死在太祖十三年戊寅元史抄思傳  
 其先泰陽為乃蠻部主祖曲書律父傲溫太祖舉兵討不  
 庭曲書律失其部落傲溫奔契丹卒曲書律亦即曲出律  
 契丹即西遼然則曲出律死後其子傲溫仍奔西遼之虎  
 思斡耳朶也太祖紀云十四年己卯西域殺使者帝親征  
 庚辰秋攻斡脫羅兒城克之斡脫羅與斡兒朶對音兒為  
 尾聲此記前文云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朶得旨兀里朶即  
 斡兒朶之異譯不言虎思者省文也蓋己卯五月太祖已  
 駐兵其地至庚辰秋乃克之耳直魯古死不知何年然屈  
 出律死於戊寅疑其時西遼遺臣仍奉直魯古後裔居虎  
 思斡耳朶元好問遺山集大丞相劉氏先瑩碑云車駕征  
 契丹餘族是為西遼遂征遜丹之斜迷思干普花遜丹即  
 算端斜迷思干普花即薛迷思干卜哈兒據此則屈出律  
 死後西遼尚存至斡脫羅兒被始絕遼史數至被擒之歲  
 計八十八年故云幾九十年此記數至克斡脫羅兒城之  
 歲自甲辰計至太祖庚寅共九十七年故云幾百年也  
 然居士集詩註亦云西遼傳國百餘年斡脫羅兒城友  
 李仲約謂即已卯帝親征所取之訛答刺城然斡脫羅與

訛答刺非對音字西遊錄云虎思窩魯朶朶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蓋城若蓋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訛打刺西千餘里有大城日尋思干梭里檀所都蒲華苦蓋訛打刺城隸焉訛打刺即訛答刺梭里檀即算端據此訛答刺係算端所轄非西遼地遺山集既云車駕征契丹餘族則克虎思幹耳朶朶不應無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朝錢文李說疑誤

大昕潛研堂集跋此記云回回術有太陽年有太陰年而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又不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滿齋一月至第十月則相慶賀如正旦焉其所謂月一日起又不在朔而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此記有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之語回回術有閏日無閏月與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也考庶齋老學叢談引湛然居士集河中府詩註云西人不計閏即回回術也今泰西人陽歷無閏月冬至後十日即爲年邪米思干大城此即元史太祖紀之薛迷思干蓋源於此邪米思干大城又名擣思干城或作尋斯干城劉郁西使記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塔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蓋契丹故居也三月一日過賽藍城八日過擣思干城與此記由大石林牙故都西行過賽藍城八日過擣思干城合養藍即塞藍是擣思干即邪米思干也湛然

居士集詩註尋思干城西遼目爲河中府又云尋思干有西城梭里檀故居與此記邪米思干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城中有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合是尋斯干亦即邪米思干也惟太祖紀云庚辰春帝克蒲華城五月克尋斯干城秋攻斡脫羅兒城克之辛巳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下之尋斯干薛迷思干二文錯出此記前云尋思干後云邪米思干亦然故考史者有二城之疑今考遼史天祚紀大石自尋思干西至起兒漫然後東還馬行二十日得虎思幹耳朶朶其還時必經尋思干此記自大石林牙故都西行至邪米思干計一月然中有航延劉郁行程則祇十五日以此核之天祚紀所云二十日或起兒漫至尋思干五日也此記云乃滿失國依大石則虎思幹耳朶朶算端以西創其地則邪米思干時虎思幹耳朶朶猶未失於算端今以太祖紀核之其進兵之路係先攻虎思幹耳朶朶故劉仲祿於己卯五月在兀里朶得旨時未遽克而算端強盛遂進兵攻之云庚辰春夏間克蒲華尋思干二城者西遊錄云訛打刺城附庸城十數西千餘里有大城日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邑稍多據此則蒲華尋思干旁皆有附庸城疑庚辰所克乃蒲華尋思干之附庸非大城及翰脫羅兒既下以全軍進攻幸已春乃克其卜哈兒薛迷思干二大城卜哈兒之異譯本紀先言蒲華尋思干後言卜哈兒里亦卜哈兒之異譯本紀先言蒲華尋思干後言卜哈兒



薛迷思干者蓋一指該地一指該城故爾不同考遼史部  
族表已有尋思干之名則尋思干係統該地部族而言非  
城名此記前稱尋思干後稱邪米思干亦以此若西使記  
西遊錄等書以尋斯干名其大城不復分析者猶今人稱  
廣州城廣州係全府地而其府城亦可稱廣州城也錢大  
昕甘二史考異疑薛迷思干尋思干係史文重出按西遊  
錄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西五六七百里有  
蒲華城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於海其西有五里健城梭  
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北使記沒速魯蠻回紇  
者性殘忍肉交手殺而噉又云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  
疆畛據此則梭里檀甚強非先剪其枝葉不能拔其本根  
太祖用兵如神當時進攻必應出此元史雖多訛謬然太  
祖紀所云自有根 太師移刺國公 大昕跋此記謂太師移  
據或非重出也 太師移刺國公 大昕跋此記謂太師移  
刺國公即阿海考記文此太師自邪米思干送長春十里  
即迴未至行在其同入帳與太祖談道者記別名之日太  
師阿海係屬西人據元史耶律楚材傳及宋子貞神道碑  
當時楚材實從征西域湛然居士集有過金山和人韻以  
西溪蹄子水此重雄通直尺寂行常惶上象丈窮同功月  
雪鐵爲韻卽和長春金山東畔陰山西一詩又壬午西遊  
河中遊春十首以程明情平爲韻卽和長春大石東過二  
十程一詩其第七首云四海從來皆弟兄西行誰復歎行

程旣蒙傾蓋心相許得遇知音便明金玉滿堂違素志  
雲霞千頃適高情廟堂自有夔龍在安用微生措治平詳  
詩語卽答長春意然則壬午春楚材實駐邪米思干矣元  
史不載楚材封太師國公事惟云至順元年贈太師追封  
廣益王然史稱當時耶律阿海以功拜太師行中書省事  
耶律禿花以功拜太傅封濮國公楚材任中書令太祖太  
宗兩朝俱蒙寵任不應無三公封國之命元史三公表憲  
宗以前僅據和林廣記載阿海禿懷明安三人而宋子貞  
碑於楚材歷官全未之及考蘇天爵名臣事略引陵川郝  
公文集云太宗時楚材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  
投隙抵罅相與排擠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爲矯  
誣乃使楚材憤惋以死然則楚材歿後乃馬真后削奪其  
官故宋碑不詳其封拜歟耶律鑄爲楚材子其雙溪醉隱  
集哭大人領省詩云人間天上父子情遺憤有身終盡雪  
又追悼大人領省詩云志終伸不得遺恨海長深史載至  
順元年始加封贈去楚材之歿七十八年矣此亦足證當  
日之實被誣褫職也元史阿海傳雖稱其拜太師然不言  
其封某國公此太師移刺國公當係楚材非阿海錢說似  
未河西 此謂西夏金史粘割韓奴傳兩言大石上駐蹕大  
確河西 與夏人合故西夏人多居邪米思干城  
雪山之東南 太祖紀辛巳夏四月駐蹕鐵門關此記所云  
在辛巳季冬係由鐵門關進駐大雪山之東

南時蓋攻塔里寒寨矣大杷攬西遊錄謂尋思干東有芭雪山即塔里寒寨詳下註杷攬城邊皆芭攬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萬戶播魯只此木華  
 魯也元史木華黎傳太祖即位封萬戶癸未春卒子李魯嗣李魯年二十七入朝行在所時太祖征西域夏主嵩異圖詔李魯討之李魯與播魯對音其時在西域行在故救護長春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元初萬戶為軍官要職太祖時惟木華黎博爾朮為左右萬戶據此記播魯只護長春在壬午三月時木華黎尚在播魯只當未襲萬戶至癸未乃得襲李志常以大臣喝刺播得元史也先不花傳祖其要職故據後言之  
 人季日哈刺阿忽刺皆率部屬歸太祖命為必闐赤長朝會居上列喝刺播得與哈刺阿忽刺音近即其人榕園叢書本脫播得二字騰吃利蒙古孔元史語解騰格哩天也據道藏輯要補騰吃利謂天蒙古古孔與騰吃利對音此記下  
 註云譯謂天人騰吃利謂天蒙古古孔舊奚呼奏舊奚呼三蓋謂人歐榕園叢書本騰作勝誤  
 耕錄載長春庚辰三月進陳情表末云同時四人從車駕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或即指此奏也  
 廬于雪山避暑太祖紀壬午夏避暑塔里寒寨即其地秘史稱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器兒桓山

嶺處過夏豁兒桓即塔里寒之異譯阿勒壇即梭里檀也北使記云山日塔必斯罕者方五六十里蔥翠如屏檜木成林山足出泉塔必斯罕亦即塔里寒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太祖紀壬午夏西域主札闐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闐丁遁去即其事

太師府提控李公湛然居士集燕京大覺禪寺創建經藏記云提控李德者完葺其塔當即其人

諭石諭託侯切格古要論真諭產波斯異者或有鬚髯北使記云其婦人同班里城

班里城太祖紀辛巳秋帝攻班勒紇等城下之即此班入於海其西有五里健城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軻城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按長春初見太祖自邪米

塔里寒寨也此再見太祖自邪米思干過碣石城由鐵門西南麓濟阿母河經團八刺寨又過班里城至行宮其地蓋非塔里寒寨矣親征錄云壬午夏避暑塔里寒寨時蔑里可汗與札闐丁合就戰我不利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眾札闐丁脫身入河泳水而遁辛自速河秘史作申河即印度之新頭河長春再見太祖在壬午中秋後當是太祖既破札闐丁回

軍於道上謂之證以西游錄其地去印度不遠故下文云車駕北回又云渡航橋而北皆自印度回軍也此與辛巳追算端至印度非一事札闡丁乃算端餘孽復起相抗者然其時未死禍根猶存而太祖聞長春止殺之言即旋師回邪米思干不復顧太師阿海元史耶律阿海傳左帥闡慮蓋其感悟深矣遂分兵略燕南阿海奏日好生乃聖人癸酉拔宣德德興之始願止殺掠以應天心甲戌金人走汴以功拜太師從帝攻西域下蒲華尋斯干等城此文云詰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蓋長春將以止殺之說進也闡利必此宿衛官名元史鎮海傳作闡帝問以震雷事蒙韃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國俗師日天叫也又云韃人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國俗多不孝父母蒙韃備錄韃韃種有三日黑日白日生白者其面而哭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韃而黑言集太子諸王韃韃也此云國俗多不孝當指黑韃韃而言少俟三五日太子雷克也里等城遂與帝會時蓋隨侍也來魯魯太子係赤赤察合台高濶台太祖紀癸未夏避暑八

故云少吉息利答刺汗元史哈刺孫傳會祖啟昔禮大俟其來吉息利對音即其人較耕錄汗從平西域諸國啟昔禮與吉息利對音即其人較耕錄汗從平西域諸國啟答刺罕者譯言一國之長自由之意蒙古帶喝刺八海記附錄云蒙古四人從師護持蒙古打喝刺八海宣差阿里鮮宣差便宜劉仲祿蒙古打即蒙古帶蓋官名喝刺八海二人儉儉州州在阿不罕山西北千餘里當即謙州謙儉里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人有工匠數局蓋國初所徙漢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耕耔此記云亦收麻麥有漢匠千百人與史所稱謙州合其重言儉儉者元史賈塔刺渾傳云謙謙州古烏孫國也楊瑀山居新語云朔方縑縑州出石鹽今南城縑州營是其子孫也自大都至彼一萬四千里與怯里吉思為鄰境謙縑縑即儉儉時蓋重言之怯里吉思亦即吉利吉思其地當在今唐努山北烏梁海元帥夾谷公碑云王申夾谷常哥來降詔守威靈擢為萬戶招討使丙子卒子龍古帶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考威靈屬與和路今察哈爾正黃旗西南地丙子龍古帶年十四至癸未年二十一矣時嗣守威靈故長春至下水出郭相迎也碑又云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戰河東山東時

年二十六蓋至是始離威蓋

酥醪洞主曰元宋子貞耶律神道碑稱太祖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角端見上以問公公曰是惡殺之象遂卽日班師元史載之本傳中世豔稱之考太祖紀角端之見在十九年甲申而此記稱長春入對在壬午九月是月隨駕還至邪米思干踰年正月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斯干千餘里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至三月十日辭朝行是太祖聞長春止殺之說於癸未春旋師所以稍遲回者時皇子未至西域未定故太祖紀稱是年夏皇子朮赤等及八剌之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皇元聖武親征錄亦稱是年

夏上避暑八魯灣川候八剌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剌那顏軍至遂行則旋師當在秋冬間鐵門在邪米思干西此記言太祖東行西望邪米思干千餘里斷無再整軍而西復至鐵門之理又此記言太師送數十里長春以同紇新叛勸之回邪米思干安撫則文正亦無西過鐵門至大雪山行宮之事史載角端見甲申誤也庶齋老學叢談引耶律柳溪詩集云角端呈瑞移御營搯亢問罪西域平註云辛巳夏聖祖駐蹕鐵門關先祖中書令奏五月十二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頂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之則吉此天降神物預言吉徵也柳溪爲文正孫所言兼紀月日必得其

實角端之見蓋在辛巳非甲申太祖紀言辛巳春攻下  
薛迷思干城即邪米而此記云辛巳七月追算端至印  
度郭寶玉傳亦云辛巳惟未詳何月是辛巳夏由薛迷思干西過鐵門  
進駐大雪山按之諸書亦恰符合柳溪詩云移御營西  
域平者以此然是時太祖方進攻各國文正言是神物  
吉徵亦以爲平西域之兆耳非謂惡殺之象也宋子貞  
附會爲此言云遂卽班師非事實以此記考之當時太  
祖班師實因長春勸以止殺使然非文正力也或曰長  
春止殺之語此記未之載何耶曰此志常之慎也當長  
春人對時與坐者止阿海阿里鮮劉仲祿田鎮海四人  
而仲祿鎮海必長春請召之乃得入帳長春守老子成

功弗居之訓不言溫樹志常未之聞故不敢載也然記  
載長春十年兵火萬民愁一詩又載欲罷干戈致太平  
一詩又載長春奏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阿海固會  
以止殺掠應天心告太祖者長春之望太祖止殺記固  
曲傳之矣况元時諸家文集具述之元史亦特紀之乎  
或日記不載止殺之言矣不孝之戒曷爲備載耶曰此  
太祖以諭國人志常得聞之故具載也不特此也考之  
秘史太祖父也速該爲塔塔兒種人毒斃部衆多隨泰  
亦赤兀史作泰赤烏叛去母訶額倫史作月倫四子長太祖次合  
撒兒史作哈撒兒又次合赤溫哈準史作哈準次帖木格史作鐵木哥幹  
斤太祖異母弟曰別克帖兒曰別勒古台史作別訶額里古台

命拾果子擷草根將諸子養活一日太祖釣得一魚爲  
別克帖兒奪去太祖與合撒兒告之母母教以和順不  
從遂與合撒兒伏山間射別克帖兒別克帖兒說泰亦  
赤兀仇尙未報如何視我如眼中毛口中梗不肯相容  
我死就死休將我別勒古台棄了說訖坐着太祖兄弟  
遂自前後射之死母知之怒說你初生時手握黑血塊  
生來你如嚙胞衣的狗吞活物的蟒蛟自羔兒後跟的  
風駝趕不動兒子就喫的鴛鴦護窠的豺狼不疑貳拏  
物的虎你除影子外無伴當尾子外無鞭子蒙古源流亦載此事  
後太祖既平汪罕乃蠻聽闊闕出之讒欲去合撒兒母  
用白駝駕車至時太祖已縛合撒兒去其冠帶母盛怒

盤坐出兩乳置膝上說合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毀  
初你小時喫我這一箇乳合赤温幹惕赤斤兩箇吃不  
了這一箇乳惟合撒兒將我二乳都喫使我竟快所以  
你心有技能合撒兒有氣力能射如今敵已盡絕不用  
他了太祖慙遂退然陰奪合撒兒百姓止與一千五百  
母憂悶所以早老云云太祖之不知孝友如是最長察阿  
稱太祖征西域時問拙赤史作赤赤我子內你是最長察阿  
歹史作察台說父親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蔑兒乞種帶  
來的俺如何教他管拙赤母曾爲蔑兒乞部擄去故云又稱拙赤察阿  
歹幹歌歹史作窩濶台即太宗三人克兀籠格赤城將百姓分了  
不會留下太祖處的分于太祖怒不許入見云云太祖

諸子之不知孝友又如是竇默有言治道以綱常爲本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太祖時夔倫敦矣以此教國國何以治以此型家家何以齊今觀此記乃知長春語之孝行而太祖以訓太子及諸王大臣固有以格其非心變其舊俗也夫長春一老道士耳非有戰勝之能理財之術素結於太祖也以太祖之梟雄躬爲不孝而進以批鱗逆耳之談交淺言深宜其相戾而太祖乃深悅之者蓋其真誠感格實激發其天良而非但以天威警動之矣且其時拖雷親聞之太宗諸人亦奉諭心銘之厥後太祖崩拖雷監國太宗奔喪至和林卽授之以位當時諸王不聞有鬪牆之釁而朝臣亦絕無交構之謀未

始非長春有以啟之也然則長春之有造於蒙古豈惟

止殺一端云爾哉

國朝丁晏石亭記事云潛研堂集跋長春西遊記稱其于西域道里風

俗足資考證小說西遊演義乃明人作蕭山毛大可以爲出邱處機手真邱書燕說矣今吾郡舊志吳承恩所著書有西遊記一種承恩字汝忠明嘉靖歲貢官長興縣丞其書推衍五行頗契道家之旨故特表而出之使別于真人之記錢氏之說得此證益明據此則小說西遊記非長春作附記之以告世之讀道書者

近時洪文卿侍郎鈞得西人拉施特等史記元太

祖征西域事最詳侍郎用英俄文輾轉譯出著元

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其書刻於光緒丁酉酥醪洞

主未之見然此註多與闇合其間稍異者如謂幹

脫羅兒城卽虎思幹耳朶非訛答刺尋思干薛迷

斯干一指該地一指大城非重出破札闌丁追至

申河係壬午與辛巳追算端至印度非一事皆根

據元史及當時紀載似較西書為核至西書所紀

太祖西征殺戮之事云攻訛脫刺即訛答刺守兵三萬

死亡殆盡僅餘二卒攻撒格納克屠其城攻遏失

那斯城中兵眾大半陣沒攻白訥克特既降盡殺

其兵攻布哈爾即卜哈兒城兵二萬突圍遁追及阿母

河殲焉康里兵守內堡及破死者凡三萬人攻撒

馬爾干即薛迷思干既納款下令藏匿兵丁者殺無赦

伏誅甚眾內城破康里兵三萬降復誘殺之二十

餘裨將皆死攻八米俺既下遇生物悉殺至今其

地無人煙巴魯安之敗即札蘭干與城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之事

海拉脫城叛攻破之殺一百六十萬人軍旋再殺

二千人惟十六人以居鄉得免內有一士人紀其

事此皆太祖軍所誅夷其朮赤察合台窩濶台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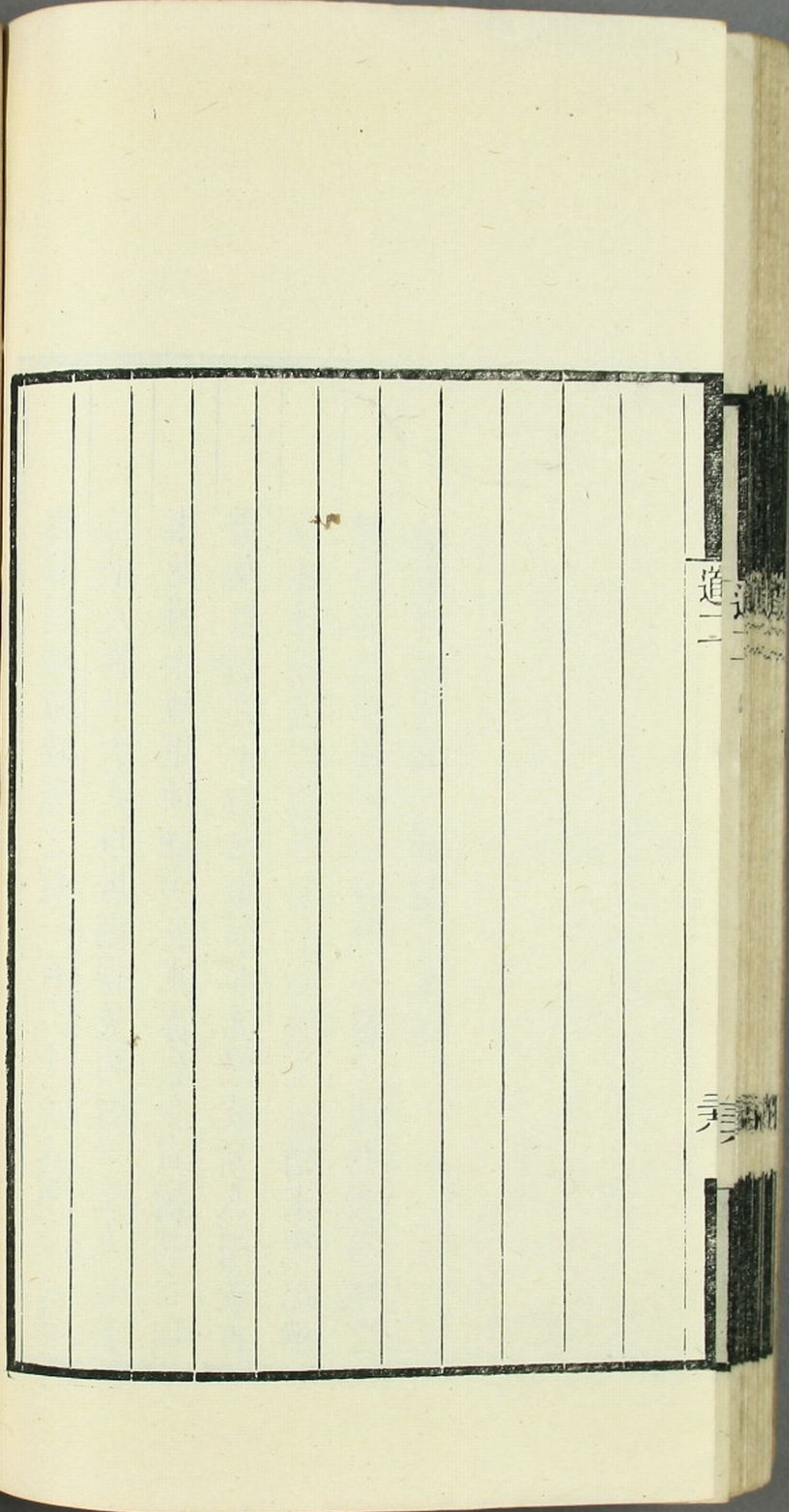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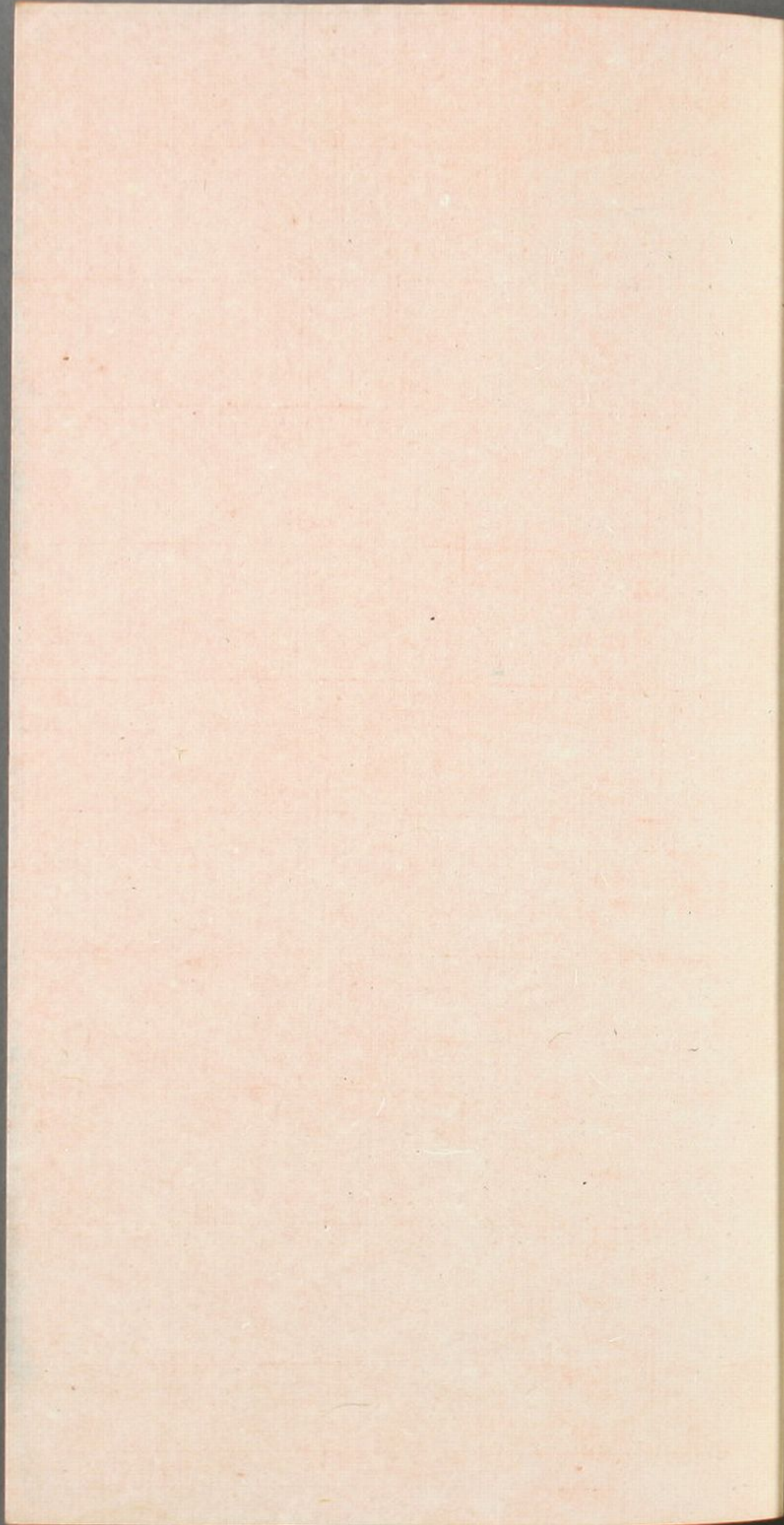
雷及哲別速不台之軍屠滅尤眾波斯人謂蒙古

當日殺戮之慘數百年來休養生息猶未復原然

則長春勸以止殺豈惟紆中原之禍其甦西域之

遺黎厥功尤偉也閻道人附識





道

三

